

变生

TUAN STEENING

杨乐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声声惊心



惊悚由声而来
随书赠送原版惊悚广播剧

0100942

求生

声声惊心



TU AN SHENG

杨乐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CONTENTS

目录

星期五	Friday	1
星期六	Saturday	27
星期日	Sunday	54
星期一	Monday	79
星期二	Tuesday	108
星期三	Wednesday	135
星期四	Thursday	178
星期五	Friday	227

5 星期五 Friday

艾佳坐在金黄色的大厅里，等待着情人的到来。两个外国游客坐在她对面窃窃私语，不时地向她投来暧昧的目光。她不耐烦地白了他们一眼，掏出手机来打电话，听到对方电话正忙。一个黑影突然闪进了她的视线，她吓了一跳，抬头看到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男人扫了一眼她凌乱的裙子，毫不客气地坐到了她身边的沙发上。艾佳感到一阵心烦，想要离去却又生出不服气的情绪来。男人观察了一会，无端端地递了支烟过来问她是不是一个人。她似笑非笑地哼了一声，男人像是受了某种鼓励，自言自语地介绍起自己来。艾佳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自顾自地一遍遍拨手机。电话里不断地传来对方正忙的声音，她心烦意乱起来，丢下那个热情的男人去了预定的房间。

9点47分，她看了看表觉得奇怪，刚才通电话是在50分钟以前，而他说过15分钟就会到来。她掏出手机想要再打给他，拨了一半号码又生气地按掉了。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空调发出沙沙的声

音。她打开电视，看了几秒钟后倒在了床上，听着男女主人公枯涩的对白。

“我爱所有的人。真的。”

“有没有特别爱的人？”

“对我都一样。”

“有不一样的？”

“当然有不一样的，可……你说的爱是那种，不体面，不正常，不规矩……”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是的。你也许不知道我的观念，跟当前整个美国社会固有的家庭伦理格格不入。你大概是这么想的：我像个可怜的，游离的灵魂，到处游荡，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自己的浴室……”

“有的人在这儿定居了，成了家。并没有沉浸在里面。我没有看见过那些非洲羚羊，可这并不等于我不想看。”

“想离开丈夫？”

“不，当然不。”

“真，真对不起，我……我向你道歉。”

“你怎么会提这种问题？”

“我们不是一直在互相提问题吗？对不起，我不该问。”

“不，我们一直在谈话。是你在提问题。你的话含意太深了，可我这个人太浅薄，根本不懂你的意思，也不能……理解。”

电视上的男人变得神色凝重，艾佳盯着天花板莫名伤感，想起曾经看过那部电影^①。她记得它改编自一本畅销小说，却想不起它的名字。男主人公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开着车全世界到处乱跑，在某个平常的日子来到一个小镇，遇到心爱的女人。那个女

^① 此处所谈及的电影为1995年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廊桥遗梦》，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Eastwood Clint)，以上对话为电影中的对白。

人已经结了婚，有可爱的孩子和幸福的家庭，却同样无奈地爱上了他。两个人犹豫、彷徨、担忧而又缠绵地相处了四天，最后痛苦地分开，只在心里偷偷地留着美好的记忆。艾佳回忆了一下男女主人公相遇的场景，感觉远没有自己的经历浪漫离奇，可惜她的爱缺少那种欲迎还拒的苦涩，很快就变得直接与浓烈，以至于渐渐没有了期待。

“知道吗，弗朗西丝卡，你不是一般的女人。”男主人公的声音听起来充满磁性，阳刚而又带着哀伤。艾佳叹了口气，心想怎么就没有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她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又过了10分钟。她掏出手机拨了一阵号码，忽然听到门铃响了起来。

为什么迟到的总是他？她气愤地把手机扔到一旁，跳下床去开门。门开的时候她吃了一惊，眼前英俊的男人不仅于她完全陌生，手里还捧了一束鲜花。

“是907房吗？”他问。

“你是谁？”她把双手抱在胸前，警惕地看着他。

“我没有走错吧？这束花是要送到907号房间的。”男人低下头，看了看系在花枝上的小卡片。

“送给谁的？”她想他一定是搞错了，除了她在等的人，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

“是送给艾佳小姐的。”

“是吗？”她凑过脸去看了看，发现的确是送给自己的。

“我给你放进去吧。”男人一边说一边向里面迈进了一步，艾佳来不及拦住他，只好让到一边让他进去。

男人走到床头柜前放下了花，转过来时盯着电视看了一会。艾佳走过去又看着那些花，越想越觉得事情有些奇怪。“我想要休息了。”她近乎冷漠地说，希望那个男人可以早点离去。男人从电视的情节里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啊了一声。他掏出一张纸来，说要她签了字才能走。艾佳看到是间花店的客户收条，从手袋里取出笔

来，趴在床头柜上签好名字。床上的手机响起来，屏幕上闪烁着熟悉的号码。她低下身去抓起了电话，感觉身后的男人向前贴近了她。她刚要转身警告他，忽然感觉有东西从眼前晃过，脖子像刀割一样痛起来。那一瞬间，她的头像被电击一样麻木起来，内心充满了离奇的惊恐，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要啊！她挣扎着想要叫出声来，却连一点气也呼不出来。那个男人把她拽到了地上，拼命地拉着手里的钢丝。她感觉那东西像冰凉的刀刃一样割进了肌肤，电话铃声继续响着，她无力地按下了接听键。

“喂，为什么老不接电话？”

她不能再回答她，头脑中闪回着人生的许多瞬间，钢丝更深更深地进入了她的脖子。

“喂，我听不到你说话，你有听到吗？”

她的口中发出微弱而凄厉的呻吟，血液里残存的氧气一点点耗尽。

“我知道我来晚了，可我的确是有急事啊。”

她的头发散开，眼珠凸了出来，脸变得象女妖一样可怕。

“喂，你那里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世界变成了黑夜，生命落下了帷幕，她的头垂了下去，一只腿用力踢在了桌子上。

送花的男人松开了手，她的头僵硬地掉在了地上。

“你生气了吗？”电话里的声音生出几分不悦，“我马上就要到了。”

沈默怀博士，毕业于日本东京心理学院，从事心理咨询和临床

治疗 14 年，曾任东京仁爱心理疗养院副院长，美国布朗大学心理学系特聘教授，现为中国心理研究学会理事，香港心理治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这样一个人物怎么会跑到这个鬼地方来？”林子良把报纸扔到一边，带着将信将疑的表情观察着街道两边的写字楼。“或许只是个普通的心理研究员，弄了些虚假的头衔来宣传罢了。”他想，“如果真有那样的国际声誉，怎么会跑到这个城市来开什么私人诊所。”

“就算是真有其人又怎么样？”他一边想一边减慢了速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心理正常，精神正常，完全不需要去见他。”

这么一想他开始埋怨起自己来。仅仅因为毫无根据的精神压力便开了车跑到城市这个角落来转悠，这无论对于一个教师、记者还是创业者，都是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他记得自己曾说过心理医生无非是像过去居委会的大妈，坐在愁容满面的病人面前说些毫无根据的废话，还装出一副看透了你的心思，能帮助你走出困境的样子。区别在于人们讨厌大妈们的絮絮叨叨，却愿意花钱去听心理医生的建议。

你也愚蠢到这个地步了？他问自己。

在他懊恼的时候街道转了一个弯，一个醒目的标志从楼群暗灰的背景中凸显出来。基地 72 号。他看到那个标志的时候感觉有点晕，黄色的招牌在阳光下过于炫目。什么基地，他奇怪地问，难道是属于某个军事机构？巨大的招牌在他的视线里慢慢移过，因为光线的原因变化着色彩，在他还没有想明白它的真实身份时，忽然听到了轰的一声，然后整个身体弹到了方向盘上。喇叭发出尖锐的一声长鸣，他忍住胸口的阵痛，本能地踩住了刹车。

47 秒钟以后他恢复了意识，发现自己原来撞到了一辆红色的法拉利上。他烦躁地走下车，看到法拉利被他的马自达撞成了重

伤。左侧的挡板凹陷了进去，掉出来的尾灯正在报警声中痛楚地摇曳身体。

他迅速环顾了一下四周，决定赶快离开。

那个倒霉鬼是什么人？他后来一边开车一边想。不经意的時候转进了一条阴凉的街道。街的两边是高耸的大厦，阳光被完全阻隔在外边。时钟一秒秒地跳过，他发现自己已经闲荡了近 2 小时 46 分钟。他开始怀疑是自己真地迷了路，还是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找寻或逃避着什么。

心理学上有个有趣的术语叫 Freudian Slip，是指在不经意的口误中说出自己潜在的心理需求。比如一个人说昨天我跟妈妈去逛街了，而实际上跟他去逛街的是他的女友。对于心理学家，这个微小的错误可能揭示了这个人对其母亲的某种超越亲情的依恋。

林子良怀疑自己正在犯着类似这种弗洛伊德式的错误。就算是完全不熟悉这个城区，开车游荡将近 3 小时似乎也太过离谱。他追根索源地寻找自己离开办公室来找这个心理医生的真正动机，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来逃避工作的压力。正是这种潜在的需要导致他一边自欺欺人地寻找着那个心理医生，一边又说服着自己一遍又一遍绕过目的地。

他由此得到了两个结论：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去见心理医生；而心理医生此刻正在他潜意识下故意绕开的某处。

你在哪里呢？他好奇地翻起地图来查看。静阴路 132 号。他的眼睛在那个地方停留了 1 秒钟，忽然留意到一个黄色的标记，标记下方赫然写着基地 72 号。医生的诊所正在那个基地的背后。怎么？他怀着复杂的心情皱了皱眉头。真的是绕过了？为什么刚刚没有留意到这个标志。

反正都错过了。他对自己说，赶快结束这个孩子气的游戏。自己跟自己捉迷藏实在是再无聊不过，现在需要做的是加大油门，离

开这个跟自己原本无关的地方。

小车的时速加到 100 公里的时候他变得烦躁。城市整齐划一的布局让他颇有迷失的感受，像是沉入了河流暗处的漩涡，始终在同一个地方旋转。我有没有在离开？他着急地问自己，思绪忽然被一片澄亮的颜色带走。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他意识到自己又绕回到 3 小时前想要去而 14 分钟前想要离开的地方。

这到底是什么基地？他迷惑地走下车，无端地把迷失的遭遇和那个硕大的黄色招牌联系起来。他慢慢走上前去，基地 72 号几个字压迫过来，让他的心情顿然沉重起来。

“沈医生的诊所在静安路，这个大楼的后面。”身后突然响起空空的声音。他转过去，看到一个穿着灰蓝色制服的人。

那个人的面容普通到无法描述的程度，却有着古怪而黯然的神情，教人立刻形成难以忘却的印象。

“沈医生？”林子良吃惊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找沈医生？”

“找到这里是不是很难？”心理医生挥了挥手，示意他坐下。

“这附近的道路有点复杂，”林子良清了清嗓子，“要不是留意到那个基地，可能真地就来不了了。”

“你是说基地 72 号？”医生轻快地笑起来，“有没有碰到个穿灰蓝色制服的人。”

林子良点点头，期待地看着医生，希望心中的谜团能被解开。

“我也不了解那个基地，”医生显然看出了他的心思，“或许是某个科研机构。那个穿制服的人好像是那里的保安，我也不认识，奇

怪的是每个到过这里的人都说见过他。”

“更奇怪的是他知道我是来找你的。”

“如果他不是个胡乱猜测的疯子，便是个智商很高的人。”

“什么？”林子良没有听明白。

“许多来这里的人都碰到过那个人，他每次都能看出那些人是来找我的。这个问题让我也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或许他有着惊人的观察力，能洞察出那些人承受着许多的压力。他知道那些人需要心理援助，而这里刚好有一所心理诊所。”

“听起来他倒更像个心理医生。”林子良有点轻蔑地说。医生的话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他坚信着自己和其他那些到这里来的人并不一样；他没有什么无法承受的压力，也并非真的需要什么心理治疗。

医生点点头，没有留意到林子良话语中的讥讽。他走到水池边，拎起电磁炉上的水壶，灌上水之后打开了烧水的开关。不多时里边的水便沸腾起来。“喝茶还是咖啡？”他转过身问。林子良不知所谓地点了点头。医生站起来，从壁柜里取出了一只玻璃杯。他从一个很小的竹筒里取了些茶叶放了进去，却没有立刻倒进开水。

就来这里喝茶吗？林子良有点气愤地想。他一进到这里就留意到房间里摆放了至少三个闹钟，意识到在此处的每一分钟都会算成钱。心理医生等于居委会大妈的理论在他脑中又过了一遍，他开始着急地想要离开。

“很多人用同一种杯子泡所有的茶叶，他们以为去茶具店买一套昂贵的紫砂壶就能显出高贵的品位。”医生细心地往玻璃杯里倒进冷至87℃的开水，杯底的茉莉云环轻轻荡漾起来又沉了下去，“如果你要品一品上等的铁观音或是功夫茶，那些烦琐的茶壶、茶船、茶海、茶碟什么的或许还能派上用场。对于绿茶和花茶，一只洁净的玻璃杯才是最好的选择，你需要品尝的不只是茶香和茶味，还需品

味花叶在杯中慢慢展开的情致。”

林子良的一只脚缩到后面，在他快要站起来的时候，医生走过来，将茶杯放到了他的面前。

“那么，”医生在他对面坐下来，“为什么你会来这里？”

“因为那个基地 72 号的招牌，我两次经过它，出于好奇走下了车，后来碰到那个穿灰蓝色制服古怪的人，他告诉我你的诊所是在这里。”

“是吗？”医生有点诧异地看看他，“为什么你会想要来这里呢？我想问的是，你为什么想要看心理医生。”

“今天上午 10 点 30 分左右，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广告，也许只是想来看看，后来在路上迷路了，其实我已经想要回家了，但不知怎么还是来了。”

“林先生？”医生平静地问，“你真地不愿意讲你来这里的原因吗？我知道许多人都不愿接受心理治疗，对于他们，承认自己需要心理援助也许是很难堪的事情。但我想，如果他们已经走进了心理诊所，就一定有某种原因。”

“是吗？”林子良牵强地笑了笑，将茶杯捧在手里，忽然记起来医生的茶道，于是低下头去看水中花开的样子。茶叶却还未完全展开，只安静地在水中沉浮。

“其实许多来这里的人并没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们有的只是需要倾诉，或者需要确定他们并没有心理疾病。”

“需要确定自己没有心理疾病的人是不是有病呢？”林子良放下茶杯问，“怀疑自己有病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病？”

“看起来林先生对心理学是有一定研究的。”医生笑了笑，“如果总是焦虑自己患了某种疾病，尤其是不可治愈的病，那么很可能是得了疾病恐惧症。不过我想你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我本身就没有问题。”林子良端起茶杯来，眼睛停留在绽放的

茶叶上。

两个人安静了一会。医生站起来，走到窗户边拉下了窗帘。房间里的光线暗淡下去。林子良喝了一小口茶，一只脚开始轻轻拍打着地板。

“说说你来之处的经过吧。”医生坐下去，慢慢地靠在了椅背上。

“怎么会迷路呢？”

“迷路？”林子良诧异地抬起头，“我说过我迷路了吗？”

“没有。你说这边的路有些复杂，又说两次经过那个基地的招牌。”

林子良点点头。他沉默了一会，再次端起茶杯的时候发现杯中的水已经凉了。桌上的时钟滴滴嗒嗒地在原地奔跑着，冷清的气氛在空气里飘摇着，慢慢弥漫了整个房间。

“我的确是迷路了，”林子良后来说，“但不是在大街上。”

4

“需要换掉茶叶吗？”医生指了指他手中的水杯。林子良摇摇头将水杯放下，手指在桌上轻轻敲打起来。

“需要开灯吗？”医生问。夕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房间里只有昏暗的光线。林子良再次摇摇头，眼睛落在桌上的时钟上，秒针刚好跳到“12”，时间是18点23分。医生安静地看着他，感觉这一场对话像是漫长的拉锯战。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5分17秒以后林子良又再说话，“是不是关于我的工作？”

“听起来你的事业发展得不错，你是高校讲师，又是报社的特聘

记者，还有自己的文化公司。”

“公司最近有了问题。”林子良叹了口气，“我们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是财务的问题吗？”

“资金周转不过来，有个网络服务的项目急需大量资金注入，另外两个项目的投资人却在这时候想要撤资。”

“公司没有上市吗？不能吸纳社会资金？”

“我们公司一开始是做教育项目的。在中国凡是涉及教育项目的企业都很难上市。”

“所以你觉得很有压力？有没有想过放弃教师和记者的工作，这样可能会轻松些。”

“我不想放弃，我喜欢课堂，也喜欢记者这个职业。”

“可是你刚刚说在教室里会感到不安。”

“有时候是这样，最近我非常健忘，常常在课堂上忘记要讲什么。”

“健忘？”

“是的。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课堂上，那会非常令人尴尬。”

“可以理解。”医生点点头，“但其实健忘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很多朋友都有健忘的毛病。如果你只是暂时才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压力太大的缘故。我想知道，你对从前的事情是否都能记起来？”

“从前的记忆很清晰。我只是无法记住较近发生的事。”

“可是有的事情你却记得很清楚，比如那个基地 72 号的保安。”

“他的表情很奇怪，而且说的话让我很吃惊。”

“我的一些病人有选择性遗忘的问题，他们也是对一些事情记得很清楚，却又会很容易地忘记其他事。我的一个朋友只需看上一眼便能记住很长的数字，却回忆不起两小时前看过的电影。这听上去不可思议，通常人们都会认为记忆形象的东西会比数字容易得

多。”

“你是说我也有选择性遗忘的病症？”

“很难讲，事实上我还没有看出你有任何病症。”

“我说过我没有问题了。”林子良靠在椅背，让自己的表情消失在阴暗当中。“也许我只是想找个人谈谈罢了。”他说，“当我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我会想找个人聊聊，然而那种时候，我又总在逃避身边的人。”

“你身边都有什么人呢？”

“当然是我的妻子，公司的同事。”

“还有呢？”

“还有我的学生吧。”

“你的学生？你觉得他们是你身边的人？”

“身边？”林子良迟疑了一下，“我是说，有一个学生。”

“女学生？”医生平静地问。

“我，”林子良轻轻咳了一声，“有一个情人。”

“同时也是你学生？”医生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所以你在课堂上会感觉不安，因为不安忘记想要讲的东西？”

“也许吧。”林子良的声音渐渐虚弱下去，“也许是因为内疚。”

“这很正常。”

“正常？”林子良诧异地抬起头，“跟学生恋爱？”

“我是说内疚。”医生向后靠了靠，“在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心理反应。问题是，你内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违反了师德伦理，还是因为辜负了家庭？”

“师德伦理？”林子良的表情变得异常平静，“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不明白？”

“那个女孩已经 23 岁了，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为什么急于反驳？”

“不管你怎样认为，我不会觉得自己有违师德，何况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向来没有清晰的界限，人们只不过选择自己想要的标准来评价他人罢了。”

“人们也选择一定的标准来评价自己。”

“那是自我蒙骗，为什么不轻松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

“可惜你不觉得轻松，你感到内疚，如果不是感觉自己的行为愧对为人师表的身份，便可能是感觉辜负了妻子，这同样是伦常的问题。”

“是吗？”林子良轻蔑地笑了笑，“那么作为心理医生，以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考问病人，增加病人的心理负累，又是不是有违职业操守呢？”

“可是你说过，”医生慢慢地靠向前来，“你没有问题，不是病人。”

林子良的笑容在一瞬间凝固，很快又扭曲地挂在脸上。医生和病人都冷漠地看着对方，房间里又只能听到钟表不知趣的嘀嘀嗒嗒。



“真的不需要打开灯吗？”许多分秒以后医生又在说话。那时候两个人的面容都陷入了暗影当中，彼此在对方眼中都只是一团影子。

“不需要了。”林子良平静下来，“我们只是交谈而已。”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继续刚才的话题。”

“无所谓。”

“如果你没有道德上的顾虑，是什么使你内疚呢？”

“我想不安才是最恰当的词语。我是感到不安，并非真的内疚。”

“你和妻子之间不和睦吗？有什么理由让你觉得不需要内疚呢？”

“你认为结婚7年的夫妻还会很和睦吗？”

“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答案，但很多人的婚姻都能维持更长的时间。”

“你说得对，维持。”

“你是说没有激情了？”

“我想这个问题你比我更清楚，你才是心理医生。从心理学的角度，你觉得激情能维持许多年吗？”

“也许不能，但能转变为更珍贵的东西，比如关怀、感激、默契。”

“什么更为可贵，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林子良整理了一下领带，开始为这样的讨论感到厌倦。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你不在乎婚姻，为什么会感到不安？”

“因为那个女孩开始变得不正常。”

“你是指什么？”

“她要我和妻子离婚。”

“如果你不呢？”

“她说她会告诉我妻子一切。”

“你为什么在乎呢？反正都觉得婚姻已是无趣。”

“她还说要闹到学院里。”

“你似乎也不会在乎舆论对你的评判。”

林子良伸手搓了搓脸，想了一阵说，“不在乎不等于就愿意失去。”

“也就是说，你还是不愿意失去妻子。那你有没有担心过她迟